

# 两位85后女生携手打造估值过亿并购平台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明珠

和吴柳君初次相识是2014年初,一个券商的朋友介绍认识,当时她还在一个并购基金,做微信公众号的运营,半年之后她说想创业,专职做一个并购行业的微信公众号,但苦于没有合伙人,托周围的朋友寻觅。本来在清科集团工作的李芬,就这样被朋友推荐认识了,2个人一拍即合,就这样一个86年的姑娘和一个87年的姑娘成为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并购菁英汇的创始合伙人。

2015年1月1日吴柳君离职,在朋友圈正式发表了创业告白,几乎同时在岁末年初,李芬从清科集团辞职,2人开始专职做微信公众号、组织线下并购相关专业沙龙。吴柳君在创业告白中引用了乔布斯的一段话:你的生命有限,不要效法别人,浪费自己的生命。不要受教条所困,盲从教条就是生活在别人思考的结果里。不要让别人的观点淹没了你内心

的声音,更重要的是要有勇气去追寻自己内心的直觉。不知为何,这种直觉已经了解你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退居其次。

吴柳君告诉记者,这段话能准确表示自己的创业初衷。2015年上半年,线下公司正式注册成立,随后在深圳四季酒店开的公司成立大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超过400位并购、投资行业相关的人齐聚。这样的规模是我们两个根本没有想到的。”两位创始人对记者表示,真的很感谢所有人对我们创业的支持。”

众多并购行业的大佬在公司成立之初,就以个人名义给吴柳君、李芬过百万天使轮融资,此后的发展速度堪称惊人。创业初期,她们两个对于平台的定位是:专注于并购行业的菁英社交和项目对接平台,目标人群是并购涉及的项目投资机构(天使、VC、PE、M&A),顾问机构(投行、咨询、

律师、财务、公关),项目融资机构(券商、银行、信托、基金、财富管理),以及实业集团(上市公司、集团投资部)等。

随着公司规模不断的扩大,东海国际公寓的办公场所已经成为整个并购行业聚会的地点。这里不仅能进行业务对接,更多的能够进行线下的各种交流。

以前并购行业并没有一个很好的项目对接平台,标的寻找和项目融资等都是依赖身边朋友或者人脉,局限性很大。传统的协会、俱乐部、校友会等圈子,对于行业的垂直业务对接,缺乏效率又过度消耗社交精力。”两位创始人告诉记者,现在,大家都可以说来我们的办公地点,不管是谈工作、办沙龙,还是生日趴、小聚餐。”她们为金融从业菁英搭建一个垂直行业的资源共享平台,能极大提升行业的业务对接效率,并让这个行业的年轻人空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丰富精神和生活。

在吴柳君的规划中,业务对接只是并购菁英汇这个平台的一个方面,并不是最终目的。未来,

她希望能够把这个并购社区打造得生活化。事实上,并购行业从业人员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她想,如果能够组织琴棋书画、艺术、旅游、户外运动等活动,这将让大家的生活更丰富、更快乐。

在前期,并购菁英汇的理事大多来自投资银行、并购基金、股权投资、资管等领域。为了实现把平台生活化的目标,吴柳君决定,2015年下半年开始引入一些来自文化、传媒、旅游、派对等其他领域的理事,让理事会多元化,让并购菁英汇生活化。

当初的想法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在2015年底公司已经完成新一轮融资,估值过亿。投资机构更加的多元化。此轮融资引进投资人也是花了很多心思,尽量寻找对平台价值认可,并且在业务和资源上有一定契合度的股东。”

事实上,并购菁英汇正是因为吴柳君和李芬的认真、细心、负责的态度,和对于梦想执着追求并勇于付诸实践的精神感动和震撼了很多人。生活中,她们都是很爱笑



吴柳君与李芬

的女生,就像她们经常说的一样:我们始终相信,有价值的事情,结果总不会太差;就像爱笑的人,运气也不会太差。这份事业,它不是一个人的事业,而是一个行业的事业,我们只是恰巧做了这个事情。

## 高知女性做全职太太算不算太浪费?

程渝

春节后,公司有两个女同事辞职了,一个是海归硕士,产假休完后直接递交了离职报告;另一个是领导重金挖来的中层,因为家有3岁小宝,拒绝长时出差,主动炒了老板鱿鱼。老板事后还念叨:无论资历还是经验,她都是最佳人选,实在惋惜。

他当然不会理解。”资深同事撇撇嘴,老板是有名的工作狂,有时十天半个月不回家,还以为人都跟他一样。其实也差不多,公司高管开会,一排黑西装加领带,清一色的男性,长时间加班出差毫不含糊。为什么万绿丛中无半点红色点缀呢?在进入这个公司前,以为是因为这个“资源为第一生产力”的行业,女性会更容易遭遇职业天花板。但后来发现,这其实是很多女同胞自我选择的结果,比如这位女中层,她的职业上升通道已经打开,如果一切顺利,5-8年内就会成为分管业务的副总,无论薪水还是社会地位都很可观,但她“快准狠”地选择了回家陪小孩一起长大。

这里不是要鼓励女性放弃自己的工作回归家庭,只是近两年,特别是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以后,这已经成为女性婚后面临的现实问题。包括最近大热的网络节目《奇葩说》,都拿出一期专门讨论高学历女性做全职太太是不是浪费。我很喜欢看这个节目,因为能通过各种看似雷人言论,看到观点的交锋,思维的碰撞。而且这些观点并非空穴来风,你认为“怎么会有人这么想”的言论,都代表了现实社会中的一种思潮。看看他们高学历全职太太是怎么看待的吧:

正方,无论是高学历女生还是一般学历女生,做全职太太并不是浪费。女性有自主选择人生方向的权利和自由。而在得到高学历后,是选择回归家庭还是选择工作兼顾生活,这是女性的自主选择,不需要别人的价值判断。

反方,女性读到高学历付出的努力太多,选择做全职太太,则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国家的培养与自己可能创造的价值,实际上被浪费了。在现代社会,高学历人才是社会所急切需要的,而高学历女性如果都选择做全职太太,毫无疑问是整个社会的损失。除此之外,高学历女性从事全职太太可能与社会脱节,倘若遇到老公出轨、小孩离巢,精神和经济都无从依附。

不消说,正反两个观点在社会上都能找到一大串簇拥者,并且都能举例说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比如有位精通四门外语的女强人,一路顺风顺水做到跨国企业高管,下嫁身份地位悬殊的小商人,放弃高管工作相夫教子,一度导致母女关系破裂。她全力栽培两个儿子,一个考入哈佛医学院,一个进入纽约商学院,并帮助老公成功转型大房地产业。55岁的她成功变身公立学校校长,梦想重新起航。再比如一位世人眼中的“小公主”18岁一见钟情结婚,19岁结婚生女移民做全职太太,偶尔以神仙眷侣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线内,突然有一天,视为人生支柱的丈夫回家坐下,平静地对她说,想结束这段婚姻,理由是和她一起生活不快乐,想要更多的自由和创作空间。对于“小公主”来说,离婚犹如把她从童话世界被忽然扔进倾盆大雨,而自己始终无法面对、接受这件事,整整一个月严重失眠、无胃口,迅速瘦成了一把骨头。

有趣的是,这两位全职太太,其实都与《奇葩说》这个栏目有所关联,前者是主持人金星的姐姐,后者是主持人高晓松的老婆。世界就是这么有趣,在一个前后仅有四个主持人的节目里,就能牵扯出两种全然不同的人生。除了证明“个体经验”不能概括社会普遍现象外,也体现出世人对于女性的评价体系:家庭和事业。拿一位已婚人士的说法,时间用在哪儿都是看得见的,要么事业要么家庭,仿佛工作平平的大龄未婚女青年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但事实是,全职太太投身家庭未必就能家庭和睦、一帆风顺,事业女性在职场的努力,也要受到比男人更多的家庭牵挂。

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女同胞有意见,为什么要我们就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这是社会分工不公平的象征,挣着不比老公低的工资,却要承担主要的家务。没办法,这是老天爷的安排,是基因在作祟。理智的做法,如果不能马上改变这种男女关系,那就接受和改善它,比如呼吁更多的女性权益,比如更多创新,提供更好的厨房用具和育婴工具,将女性从繁重的家务解放出来。

## 看看金融圈的“美人鱼”

证券时报记者 方海平

在当前社会语境下,不管什么东西,一旦同“金融”沾上边,似乎一下子就得“高大上”了起来。而在婚恋市场上,金融圈的从业者,不管男女也都很受欢迎,尤其是“金融”和“美女”搭配在一起,简直是一道亮丽的名片。这些反过来又使金融圈成为多数人竞相争入的领域。

事实上,相比于传统观念中其他的“高大上”行业,金融圈的女性比例要多得多。稍有关注的人会发现,从那些五花八门的金融圈才女评选里随便拉一个出来,都是模特、演员的料。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们,为什么总喜欢进入金融圈呢?

如果要从中国历史上女性地位的演变上说起,那就长了。不过,只是跟她们简单聊聊,也能管窥其背后的逻辑。且不说“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等作为评判优秀女性标准的时代,即使是身材美貌、演技歌喉似乎也不再能满足现代女性的心理诉求了。她们等着为自己正名等得太久,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偏偏要靠才华”才是这个群体当下最热烈的追求。金融圈,则与这种诉求一拍即合,它能提供“多金”和“才华”的标签。

这个领域是适合女性的,相比于娱乐圈,它要严肃正经,相比于IT,它要光鲜热闹。最重要的是,它对专业和能力的要求,是多数女性完全可以满足的。所以,金融圈的女性并不少见。它

也是多数女大学生的理想选择。从上海四所高校的男女比例来看,综合性的复旦大学以及偏工程技术的上海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女生比例都不到40%,但上海财经大学的女生则超过50%。

很难去统计金融圈里男女比例具体是多少,因为就连“圈子”本身的概念也是模糊的。但是从多数金融圈人士的经验感觉来看,金融圈的女性即使没有一半,也不会差太多。那么,在这个圈子里,女性们主要分布在哪些具体领域呢?

一位基金女性研究员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在金融机构的不同岗位里,销售应该是女性比例最高的。这似乎很好理解,因为其他行业的销售也是欢迎美女的,“身高165以上,形象气质佳”,这个领域非常能体现“漂亮是一种生产力”

的理论。

新兴的P2P行业尤其如此。E租宝事件本身可能不能当做典型案例,但其做法背后的逻辑则无疑具有某种代表性。据说,某些券商的明星销售,身价可抵首席经济学家、金融机构直接去美女高产区招聘员工的做法也并不罕见。

在研究或交易领域也不缺乏女性的身影。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该行业的细分领域里有着非常明显的性别区分。另一家基金的债券研究员(女性)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在细分研究领域里,债券或固定收益部门以及行业研究部门的女性研究员比例比其他部门明显要高,股票领域中女性则相对少很多。从2015年的新财富最佳分析师名单来看,整体上女性远没有男性多,但是在固收研究领域,女性

则占据了半壁江山。

在被称之为金融行业金字塔上的明珠——基金经理的这个群体中,女性的比例要更低。这或许是因为,这一岗位对于专业能力的要求更高,尤其是从业者需要长期处在精神高压的状态之中,不太适合女性,因为后者的抗压能力相比男性要弱。据多位机构女性研究员向记者反映,其实金融行业的女性也有很明显的优势,她们更加勤奋,更加细致,分析起公司和行业来更能深入进去。

在既定的社会分工之下,女性承担了自身诉求之外的更多的任务,而在先天生理条件和思维构造上相较于男性却并不占优势。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女性牺牲和付出了更多来争取来自社会深层的认可和肯定。

## 美女记者:人面桃花何处去

朱凯

初春3月来到北京,与全国各地媒体同仁时隔1年再度相会。可是,我发现好几位一起奋战过的女记者却不见踪影。联系询问后得知,无一例外她们都从原新闻工作单位离职,跳槽去了新兴的互联网类企业,或从事公关品牌管理,或从事中层管理工作。

去年全国两会时,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把“互联网+”提上了国家战略层面。一年来,相关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大量“互联网+”企业应运而生,对人才的需求极大增加。除了几位漂亮女记者的离去,前日在腾讯马化腾的见面会上,竟发现去年还在某电视媒体出镜的“帅哥”记者,现在已成为腾讯公司的业务骨干。记

者的离职潮不分男女。

记者尤其是财经类媒体记者,有着其他行业难以比拟的先天优势。在专业知识、朋友圈人脉等方面,多数拥有极其丰富的资源。且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如果有“心”的话,跳槽的概率的确可以大幅增加。

此外,长相姣好的女记者,除了上述优势外,这一爹娘赋予的先天优越条件,又可以进一步增加其择业便利。我以前好几位女同事,后来都跳槽去了基金公司或私募金融机构,业务精通和人脉全面当然是其优势之一,聪慧再加上美貌,老板自然不会吝啬向其伸出橄榄枝。据说,收入待遇超过记者职业数倍。

也有从金融机构“重返媒体”的例子。我早年认识的一位期货新闻记者,他的妻子在四川某家省级媒体单位(驻沪)从事基金新闻报道,由于圈子的缘故,结识了不少行业精英,后来听这哥们说他妻子跳槽去了华东某中型公募基金公司。但阴差阳错的是,仅仅两年后该“女基金销售”很不习惯新的工作环境,仍希望从事新闻媒体职业,竟再度入职另一家上海的新闻单位。

导致记者频繁离职的原因,可能与工作劳动强度过大、时间极不规律等有关。毕竟女性除了是一位职业人和社会人之外,也更多负担有生育儿女、照顾老人

等家庭职责。儿女出生要养育,儿女长大要教育,林林总总的麻烦都推给了女性记者,那她就很难有更多精力去应付瞬息万变的突发新闻了。我自己所在单位就有资深女记者因为上述原因,或主动推去需要不时值晚班的中层领导职位,或选择了内部转岗至相对规律和轻松的工作内容。

记者的工作究竟有多么艰辛?这可能只有内部人才能体会。就像近日网络上被大量转载的“女记者跪着采访XXX遭质疑”的文章一样,作者本身可能也是媒体人,公开这些文字和图片的目的,或许与提升自己微信公众号的人气而故意炒作有关。但我想他心里一定也清楚,为了不丢掉转瞬即逝的好新闻或好图片,跪着趴着甚至蜷缩着,都是新闻记者的工作常态而已,完全不存在所谓“尊严”的问题。对于这一炒作,我本人表示“嗤之以鼻”,呵呵。

每年的两会结束后,也总是会有相关的图片被抓取,进而公开传播。试想,在一届极其重要的、入场资格极其困难获取的新闻发布会上,你一边需要捕捉受访对象的一言一行,又同时要第一时间将其精华内容转变为好的文字,通过公共媒体平台发布出去。那跪在笔记本电脑旁敲字,又有什么可调侃或怜悯之处呢?

女记者的频繁离职跳槽,性别或外貌优势绝对只是很次要的一部

分。我这么说是有调查或推测依据的。梳理脑海中曾经接触过的女性同行我发现,转行频繁的媒体人,绝大多数集中在财经领域,其新东家无一例外都是其此前的采访对象或关联企业。这些新兴且充满发展潜力的行业,成为了女性媒体人转职目标的高发地带;而与此同时,相对封闭、简单的行业媒体或地方党报等,或许由于工作本身强度并不大,同时记者个人从工作中得到的锻炼以及培养出来的专业素质,无疑相对偏弱,这也在较大程度制约了择业的余裕度。

我研究生时期一位女同学,最早与我一同来了上海择业。但短短几年后,她便选择离职去了华东某三线城市的电视台。她对我说,小地方电视台,与地方领导关系普遍都不错,办个事也挺方便。与上海等地更少“讲人情”相比,她所在城市以及国内数百成千的小规模县市,对圈内人的信任度无疑更强,对陌生人的排斥或也尤盛。不过即使是这样,她竟也找不到合适的转行目标,近10年来一直在该电视台过着相对闲适但也不富裕的生活。

女记者当中,能说会道的也不在少数。能说,就擅长社交;能写,就擅长“忽悠”。因此我的女性记者朋友中,也有不少离开公职后,依靠其多年经营的自媒体以及附属其上的新注册创业企业,开始了与吾等完全不同的生涯。

